

G 你问我答

一线城市，怎样让青年“闯”得更安心

谈到对生活、事业与城市发展的期待，很多青年道出了困惑、提出了问题。记者汇总梳理，请专家为他们一一解答。

问答专家：

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、首席专家 李国平  
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 孙坚强

◎问题一：我在一家公司从事研发工作，之所以选择留在北京，看中的是孩子能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。我和丈夫收入尚可，花费不少积蓄购买了学区房。为了孩子成长，我们只有更加努力以获得更高收入，投资孩子的未来。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该如何均衡化？

李国平：在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中，教育是很重要的因素，往往决定着城市的引才能力。现实地看，城市内部的教育资源往往存在空间上的不均，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市中心就出现了超价格的“学区房”。这也导致城市中心人口过度集中、外围地区人口相对稀疏，既不利于城市均衡发展，又给家长带来经济负担。

北京教育资源丰富，但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高度集中。这给北京疏解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、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带来很大困难。近年来，北京已经在中心城区以外各区布局优质教育资源，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（通州区）布局优质中小学，鼓励优质中小学建立分校和联合学校等，促进人口和产业向外围转移。下一步，要更加注重在城市布局中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导作用，并通过制度创新鼓励社会资本充分参与建设。

◎问题二：我在深圳某头部互联网企业工作，“程序猿”“码农”“攻城狮”指的就是我们。我很怕失业，但作为中年人，在公司的竞争力远不如年轻人。如果升不上去，就面临再次择业的问题。对此，您有何建议？

李国平：大部分信息类企业，特别是互联网企业，知识更新快，从业者的代际更替也非常快。相比较而言，年轻人创新能力强，对于前沿科技有敏锐的感知能力，能够承担相对更强的工作量，因而更受青睐。面对竞争，应当主动适应，加速向管理者、营销者或创业者转型；也可考虑转到到另一个城市，只要职业空间大、生活节奏好，未必不是更理性的选择。

◎问题三：我今年刚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毕业，回国前也曾犹豫去哪儿。因为喜欢广州，所以选择在当地某985高校从事科研工作。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正经历相似的困惑。您觉得广州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，在吸引力上有哪些优势？

孙坚强：近年，年轻人选择广州就业的倾向度不断增加。如果想从事科研工作，不少在广州的高校确实可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，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产业发展基础也为学者提供了更多产学研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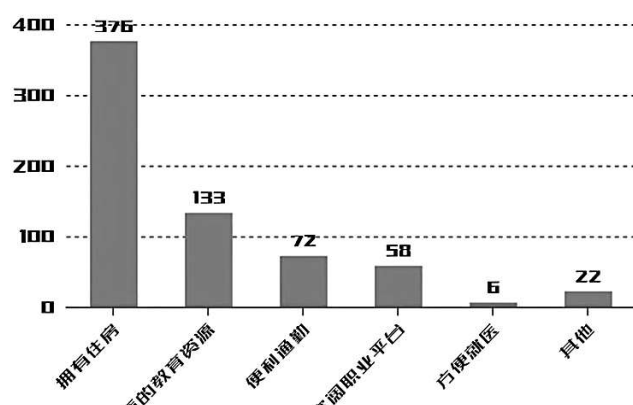
具体来看，广州拥有雄厚的经济积累和完整的产业体系，有助于优秀人才创新创业；这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，如今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，整体氛围比较开放包容；2019年，广州专利申请17.7万件、授权10.4万件，浓郁的创新氛围有利于积聚人才、助推人才成长。此外，广州是全国年平均温差最小的城市之一，宜人的环境也是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因素。

G 网络关注

人在北京，最盼什么？超五成网友首选“拥有住房”

近日，光明智库与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共同发起【#留在北京，你期待怎样的生活#】话题探讨，自1月25日至1月29日，阅读量累计达63.8万，665位网友参与投票和探讨。

从投票数量看，约56%的网友认为“拥有住房”是目前最期待实现的愿望。20%的网友尤其重视学区房问题，渴望下一代享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。减少通勤时间、拥有宽阔的职业发展平台也成为关注焦点。总体来看，网友希望一线城市拿出真招实策破解发展难题，从而增进引才魅力和育才能力。



部分在京青年对生活的期待（单位：个）

留言摘登

◎香柏木：2020年底重回北京，一切又要重新开始。经历了租房的恐慌和早晚高峰的地铁，我似乎对“北漂”有了一种更深刻的认识。希望重新认识北京，也希望北京能认识一个全新的我。加油！

◎IM时光：我房子啥的都齐了，拥有个健康的身体就行。

◎沅沅：留在北京，最吸引我的是：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首都博物馆、保利艺术博物馆、中国国家图书馆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，进一步了解“这届年轻人，择居择业更在乎什么”

项目团队：本报记者 李晓、王斯敏、蒋新军

编者按

近日，本版推出报道《留下还是离开？梦想不是“单选题”》，聚焦“为什么高校毕业生不爱‘北漂’了”这一话题讲述故事、展开探讨。文章刊发后，读者中产生了新的思考与讨论：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，我国城市化水平提升带来更为普遍的“人才引力”也符合发展趋势。然而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于落户新一线、甚至二三线城市时，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才储备、产业发展是否构成挑战？面对人才“外溢”的态势、乐业安居的诉求，一线城市应当如何应对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进行线上线下调研采访，并邀请专家对话青年、答疑解惑。

一边加大引才力度，打造人才聚集高地；一边严控人口规模，破解城市发展难题。以北京为例，一道增强“人才引力”的必答题已摆在一线城市面前——

当人才有更多去处，一线城市如何应对

收起最后一件行李，环视了一圈空荡荡的出租屋，摸摸兜里的身份证，匆匆关上房门，奔往机场……忆及两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午后，王浩的印象已有些模糊，但谈到“北漂”生活，还是有不少感慨。

2016年，王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完博士，入职北京某事业单位。三年后，他辞职来到妻子所在的四川成都，进入某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。谈起原因，他坦言，自己只是重新做了一次“人生选择题”：一是在京生活、工作的高昂成本与巨大压力，一面是来到成都、与家人团聚的踏实、轻松和充满信心，而梦想无论在哪里，都能点燃。

王浩的经历折射着一个群体的选择：离开北京，或许有些不舍，但并不是完全被动地“逃离”，他们眼前，仍然海阔天空。那么，该如何理性看待这种人才“外溢”现象？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言，是否应及早正视这一趋势，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才诉求，让不断巩固的“人才引力”转化为产业升级、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能？

看影响

结构性人才缺失或束缚创新活力

2019年，从中国人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白波，第一次站在择业的十字路口。一边是北京大学硕博博士后，一边是吉林大学讲师，白波掂量着两份沉甸甸的入职函，几经思索，最终选择了在吉大开启科研之路。

2020年，择业的难题也摆在95后赵宏面前。一路“过关斩将”，他终于拿下两个录用通知——同是研究所，一个在北京，另一个在河南洛阳。权衡再三，他选择了生活性价比更高的洛阳。

白波、赵宏的选择成为不少年轻人择居择业的缩影。据《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》显示，应届毕业生在京就业的比例连续三年呈小幅下降趋势。

采访中，不少学者表示，目前来看，一方面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才凝聚力仍然较强。就北京部分“双一流”高校毕业生近年择业情况来看，北京仍是首选之地，硕博毕业生为留京主力军，一些高校博士研究生毕业留京率占比超五成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人才创新创业报告显示，在人才最为看重的“创新创业生态”方面，得分最高的城市仍为上、广、深、北。加之近年来海外高端人才回流，北京等一线城市仍具有显著吸引力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近年来北京人才净流入率的逐年下降之势也不容忽视，即人才净流出量连年大于流入量。数据之外，从多位专家学者、高校教师的体验来看，“能够感觉到近年来坚定留京或首选留京的学生有所减少”。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、教授汪昕宇用《北京统计年鉴》中的数据做了说明：

2019年北京户籍人口约1408万人，比2015年增加了约62.8万人；但同年常住人口约2153.6万人，比2015年减少了约16.9万人。2019年北京研发人员数量约为46万人，较2015年增长了约32%；但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比2015年减少了约10%，其中制造业研发人员数量较2015年降幅达到12.36%。

一增一减间，答案显现：总体看，北京常住人口减少主要来自非京籍（外来常住人口）数量的下降；具体看，研发人员数量有所增加，但是以制造业研发等为代表的结构性人才流失现象较为突出。

此外，汪昕宇谈及，其参与的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对北京就业影响的课题显示：近5年，北京市人工智能相关岗位人才需求约65万名，其中软件、算法、机器学习方面的人才需求占比近70%；而同期北京地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不到4万人，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层人才存在较大缺口。

从长远来看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忠等专家分析，在京高校毕业生留京率下降，京外高校毕业生进京难度增加、意愿减小，长期如此，未来青年人才的持续供给有可能会面临挑战。对于市场主体而言，人才数量减少、企业用工成本增大，其负担显而易见，创新活力必然受限。如果高端制造业研发、人工智能等产业无法补齐所需各类人才缺口，其发展后劲会受到较大影响。



北京永定门城楼、天坛及CBD建筑群。

新华社发

探原因 产业门槛、生活成本等成外流“推力”

“留在北京，你期待怎样的生活？”在光明智库发起的此项网络调查中，有665人参与话题讨论，其中超一半受访者希望拥有住房。就职于某央企研发岗位的宋妍在入职第四年产生了换工作的想法，她坦言，目前工资中超过30%用来支付房租，生活负担太重。除了住房，令北京某短视频公司职员徐琛担忧的是“‘网络化生存’的中年危机”。“当‘后浪’们一拨接一拨地涌进公司，我时常觉得面临压力。尤其是做内容生产，一方面要快速跟上技术的迭代升级，另一方面也逐渐丧失了年轻人随时转型、转行的可能性。”

在王浩等多位受访青年看来，“北京是谈理想的地方，但是住房压力大、时间成本高，很多现实因素会影响到工作，不能心无旁骛地去追求事业。有时会觉得，理想触手可及，但更多时候则发现，现实与理想很远。”

“住房、工作竞争等压力是个体普遍遇到的难题，也是很多年轻人离开北京的内在‘推力’。”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。在他看来，部分青年离开北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：一是北京为着力破解“大城市病”严格控制人口规模，必然挤压一部分人的留京空间；二是北京核心功能定位发生改变，明确为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，不再包括“经济中心”战略定位，其产业发展重点也随之集中在高精尖产业，其他产业外迁势必带来“人随产业走”的现象，部分制造业研发人员外流也与此有关。

与一线城市的“推力”相比，新一线城市

市、二三线城市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则成为一股日益强劲的“拉力”。王浩正是被此吸引，来到成都追逐理想：住房，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申请政府人才公寓；出行，无论在何处，乘坐市内地铁基本能在半小时内抵达主要商业中心和景区；工作，有了充裕精力扎根一个领域，专心致志、深耕细作。

“一推一拉”间，人才自然有了更为多元的就业选择。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魏华颖看来，如果人才高度聚集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反而容易造成资源浪费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能促进城市均衡发展，为流入地注入更多活力。个人需结合实际理性选择，才可博得更好的未来。同

理，城市也应以发展目标和产业需求为导向，吸引匹配度更高的人才。

为城市长远发展计，北京更加需要怎样的人才？记者翻阅了2018年北京市印发的《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办法中提及，应根据“北京‘四个中心’战略定位和城市总体规划布局，立足首都经济社会发展”引进紧缺急需人才，把科技创新、文化创意、体育、金融、高科技、教育、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健康等专业人才都囊括其中。汪昕宇介绍，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，企业不仅需要相关技术研发人才，也需要为其应用、维护提供优质服务的技能人才。



乘客乘坐北京地铁昌平线出行。

新华社发

寻对策 依托京津冀，拿出真举措，创造良好人才生态

抱着电脑、拿着水杯，刚从望京某大厦会议室走出的文竹略显倦态。落地窗外夜色已浓，她低头看了看表，已经9点。朝九晚九，这样的工作时长已持续了一段时间。“不过还好，一旦投入进去就挺兴奋。”文竹说着，眼神亮了不少。几年前，她从巴黎第十一大学博士毕业后来到北京，几经辗转，入职某大型电商平台从事无人驾驶算法研究。“我看中的是技术落地场景，公司有一些业务能够让研发技术落地。”

郭帅在西北工业大学本硕博连读毕业后，入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某在京研究所，吸引他的是单位在信号处理与探测感知研究领域的优势及未来发展：“我比较关注专业是否对口，也更看重技术研发、拓展的潜在空间。”

“从小环境来看，要留住人才，关键是用单位得打造‘天高任鸟飞’的平台。”魏华颖表示，比如，多元的晋升渠道、完善的培训

机制、科学的管理与激励。2020年，汪昕宇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。她发现，有的企业将研发岗挪至京外，推行远程办公，既节省了员工通勤时间，又节约了企业用工成本。与不少年轻人交流后，她意识到，开放、包容、轻松的工作环境备受推崇，“让人发挥价值没必要将其‘捆绑’在固定区域”。

除了“小环境”，更多专家则关注北京引才育才“大环境”的改善。“说到底，充足的人才供给是源头。”汪昕宇认为，当前需进一步明确北京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类型、精准测度人才缺口，在引才、留才政策方面更有针对性，还应充分利用北京的教育资源优势，注重相关人才培养，夯实人才储备基础。

“能安居，才能立业。”赵忠认为，要在“住者有其居”方面下功夫。例如，科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试点商业用房向住宅转化，试点单位用自有用地建设职工宿舍等。

从更广维度看，深化京津冀一体化是疏解人才问题的重要抓手。专家表示，当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实现区域一体化，势必解除更多人的后顾之忧。伴随京津冀快速通勤系统的完善，员工完全可以北京办公、外地居住，带动居住地的消费市场，促进其长远发展。

近期，魏华颖正在参与“首都国际人才社区建设”的课题。她认为，一方面要通过创新链、产业链吸引高层次人才；另一方面，要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，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。

“引才与育才应该齐头并进”，这是多位专家强调的重点。他们表示，人才成长无法做到立竿见影，不少年轻人可能10年、15年后才会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，倘若因为内部管理、住房医疗等问题牵绊住他们的脚步，不能不说是城市发展的损失。所以，“筑巢引凤”之后更要“筑巢养凤”，为人才培养久久为功。（文中部分受访者均为化名）